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

“陇上江南”橄榄绿

56年前，老一辈革命家将油橄榄从异国他乡引进中国，并亲手种下第一株油橄榄树，架起东西方文化和科技交流桥梁。

56年后，位于秦巴山区深处有“陇上江南”之称的陇南市，60多万亩油橄榄群山披绿，成为“中国油橄榄之乡”。油橄榄在这个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地方扎根壮大，不仅惠及当地44个乡镇的40多万名群众，成为脱贫致富支柱产业，还让国产高品质橄榄油飘香国内外。

披绿飘香的“致富果”

立冬后，草木逐渐凋零，苍翠的油橄榄却在陇南市武都区桔柑镇贺家坪村傲然挺立。喜获丰收的村民潘让平，正在给树苗修剪、施肥。

20世纪80年代，“舶来品”油橄榄在陇南掀起种植高潮。因境内白龙江、白水江沿岸海拔1500米以下低山河谷地带气候、土壤条件与地中海沿岸油橄榄主产区极为相似，这里成为我国油橄榄最佳适生区。

2002年，油橄榄来到贺家坪村。“枝条扦插育苗，叶子提取黄酮素，果子榨油，全身都是宝。”村党支部书记潘小林在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考察后，发现油橄榄前景好，便带动村民试种。

64岁的贫困户潘让平便这样结缘油橄榄，试种一亩。试种前，潘让平还以传统小麦、玉米种植为主，“撒一斗，收一担”“还不够吃”。试种三年后，细长的枝条被青色的果子压弯，亩产600多公斤，产值3000多元，潘让平尝到甜头。

从贺家坪村向对岸望去，一排排苍翠的油橄榄树次第铺开。“贺家坪村获得丰硕成果后，周边大园坝、桔柑等6个村都来取经。”潘小林说，油橄榄产业逐步在沟沟壑壑间兴起。

在前往贺家坪村的崎岖道路旁，“脱贫致富，全靠产业”的标语格外显眼。油橄榄产业为陇南脱贫攻坚注入活力，目前40多万农民参与种植，全市油橄榄适生区户均年增收3920元，4万多贫困人口因此稳定脱贫。

几代人打造的“金招牌”

窗外群山环抱，窗里的祥宇公司技术人员赵良玫，将酒精溶剂缓缓倒入装着橄榄油的试剂瓶，开始检测特级初榨橄榄油理化指标酸度。“理化指标和感官指标对于品质保障格外重要。”

科技是产业发展的基石。祥宇公司专注科研，尤其加大良种引进、繁育、驯化研究，才使得小小的油橄榄，蜕变成特级初榨橄榄油、橄榄茶、橄榄保健品、橄榄系列护肤品等多种产品。

稳固产业发展基础的同时，研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让大山深处的祥宇公司走向世界。2017年纽约国际橄榄油大赛，甘肃祥宇特级初榨橄榄油荣获金奖。之后，陇南越来越多橄榄油屡获大奖，飘香国内外。

祥宇公司成立于1997年，创始人刘元勇、李慧夫妇1984年放弃公职创办富民农场，随后在武都区汉王镇佛堂沟荒山荒坡上，种植几千亩油橄榄。

然而2011年，油橄榄大丰收，刘元勇却因病去世了。“农业发展涉及千家万户农民利益，品牌化、做大做强，才能更好惠及农户，不能半途而废。”刚从大学毕业的女儿刘玉红，毅然接手。

从推行“订单农业”、建设生态产业园、油橄榄试验示范基地，到加大产品研发、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着手引领制定相关行业标准，祥宇公司的路走得清晰而坚定。

“十颗果子一勺油，真材实料在里头”。陇南市油橄榄产业也在祥宇等企业努力下，发展起来。

民族品牌仍在路上

目前，陇南已有21家油橄榄加工企业，研发出80多种油橄榄系列产品，基地面积、鲜果产量、初榨油产量和经济效益均居全国第一，“祥宇”“田园”等品牌享誉国内外。

国产高品质橄榄油得到国际认可，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副院长邓煜既欣喜也存担忧：当前国内油橄榄企业仍存在规模小、运输和生产成本高、加工能力低等问题。“民族品牌发展仍在路上。”

甘肃省林科院油橄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姜成英说，部分农户技术知识落后，很多不挂果或挂果率低品种影响增收。但对橄榄油市场发展而言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国内市场在区分橄榄油等级上没有技术标准，使得“劣币驱逐良币”。

“仍需专业化分工来发挥资源优势，加大前端产品开发及销售渠道建设来转化效益、树立品牌。”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柯说，油橄榄产业为陇南群众提供了稳定增收来源，已成为当地脱贫攻坚的“压舱石”。只有打造成有竞争力的民族品牌，才能更好强产业、兴乡村，带动更多人发展。

文/新华社记者 李 杰 张新新

（新华社电）

乡村议事

充分发挥乡村能人带动作用

□ 范景鹏

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人，关键在干。要充分发挥乡村能人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让广大农民群众见贤思齐，共同推动乡村振兴与发展。

乡村能人成长于乡土、情系于乡愁，更容易获得群众在情感上的认同；乡村能人所从事的行业多与乡村联系紧密，群众能在生活中有切身感受，从而更愿意仿效践行。

乡村能人大多具有创业、营销与技术等方面的能力，在乡村振兴中，他们能带动当地特色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从而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实践证明，很多地方的乡村能人以农村发展“领头雁”的带动作用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发力点。

同时，很多乡村能人都是在外创业并取得一定成绩后返乡，由于见多识广，经历过社会和市场的历练，大多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和市场经验，能够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村民树立榜样，成为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带头人和乡村道德教化的领头人。他们作为乡村建设的引领者与参与者，更容易成为维系乡情的地域文化标记和精神纽带，凝聚起乡亲的心气和力量。

实践中，乡村能人因其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等普遍受到村民的尊重和认可，凭借其在村民中的威望和信赖，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在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来破解农村“硬难题”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为构建起以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新机制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河南省南召县发展苗木产业集群——

玉兰苗木产业成增收支柱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廖 涛 杜 丰

近年来，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把玉兰苗木产业作为繁荣农村经济、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不断优化结构，提升品质，扩大规模，放大特色，努力推动玉兰苗木产业持续高效发展，不仅引领当地苗木产业转型升级，还通过与科研机构合作，建立起国家储备林育苗基地。如今，玉兰苗木产业已经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实现有效增收的支柱产业。

河南省南召县皇后乡娘娘庙村群众依靠种植玉兰苗木实现了增收致富。图为群众在装运外地客商订购的玉兰苗木。 廖 涛摄（中经视觉）

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是全国有名的“玉兰之乡”。截至目前，全县以玉兰为主的苗木种植面积有38万亩，居南阳市第一、河南省前列；有花木生产专业村55个、花木专业合作社200余家、省市级花木龙头企业10个，并建成了河南省唯一的玉兰苗木产业化集群。

早在2016年，南召县皇后乡娘娘庙村就筹建了全县第一家村级互联网平台，并注册了“皇后玉兰娘娘”商标，建立起苗木网络展示、销售平台，通过电子商务拓展玉兰苗木销售空间。

娘娘庙村的互联网电商平台覆盖农户530户，每年可实现销售600多万元，使农户户均增收6000元以上。

“借力电商平台，村里的苗木花卉销往北京、上海、山东、西安等10多个省份，苗木销售形势好、价格高，加入苗木合作社的农户收益实现翻番，大家心里都美滋滋的！”娘娘庙村苗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严然说。

娘娘庙村两委班子发动全村群众种植花卉苗木，把村里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聚拢在一起成立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管理委员会，动员全村130户贫困户加入苗木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分包40多户贫困户，实行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组织销售，统一物流外运，实现了对贫困户的全覆盖。

“玉兰苗木成了娘娘庙村群众致富的‘摇钱树’！”高严然说，娘娘庙村种植了1300亩玉兰苗木，“90%以上的土地种植玉兰苗木，90%以上的农民从事玉兰苗木产业，亩均效益在9000元以上，是种粮食收益的5倍以上”。

玉兰苗木产业让群众鼓起了钱袋子。“这两年市场行情紧俏，现在村里的苗木合作社都不敢承接外地客商的大订单，因为大规格的玉兰苗木已经卖空断货了。”娘娘庙村党支部书记高先然说。

为了壮大发展玉兰苗木产业，南召县云阳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进南阳锦天园林公司、玉兰国际花木城两大龙头企业，鼓励企业实施科技创新，成立了玉兰研究所、玉兰试验站和种质资源基因库进行品种繁育和驯化，建成了以玉兰生态观光园和玉兰国际花木城两大园区为主的玉兰繁育区5000亩，与山东泰安苗木发展有限公司、河南省中原特种植物院合作打造特色玉兰盆景，成功繁育出紫玉兰、红玉兰、望春玉兰等10个玉兰品种的矮化技术，形成年成交额5000万元以上的规模化种植基地。南召县因此荣获“中国林业产业创新奖（苗木类）”。

据介绍，县里投资1.1亿元建设的玉兰生态观光园，核心区面积达1500亩，园区栽植以玉兰为主的苗木70多种20多万棵。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农民发展苗木基地3万亩，每年带动农户销售玉兰苗木8000多万棵，累计实现产值2亿多元，带动400余户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投资1.3亿元建设的玉兰国际花木城，年可生产盆景玉兰100万盆，培植矮化玉兰近200万棵。此外，县里还建成综合经营交易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生态景观体验园及玉兰品种种植基地，成为豫、鄂、陕三省玉兰苗木集散地和交易地。

更让南召县玉兰声名远播的是南召县投资15.37亿元建成的全国最大的国家储备林项目基地，一期流转土地2.7万亩，计划发展玉兰、辛夷乡土树种5.5万亩。2019年春季以来，在城郊乡鸭河口水库项目区，已完成辛夷、玉兰种植面积1.2万亩，栽植胸径3厘米至4厘米的辛夷、玉兰等树种12万余株。

南召县云阳镇玉兰国际花木城矮化盆景玉兰培育基地一角。廖 涛摄（中经视觉）

南召县还与上海园科院携手合作建设全国最大的玉兰标准化种植基地和全国最大的玉兰森林公园，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人人称羡的“金银川”。

在位于南召县崔庄乡马良村的国储林育苗基地，南召县森源林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流转土地500亩，建设标准化大棚60亩，已培育玉兰6万株、辛夷种苗100万株。该基地通过实施“三制五化”，即采取科研机构合作制、课题研究负责制和育苗管理责任制，按照“乡土化、良种化、容器化、订单化、水肥一体化”的办法，提升玉兰、辛夷苗木质量，增加花木产业科技含量，既保障了国家储备林用苗需求，又示范引领花木产业转型升级，让玉兰产业更具兰心“慧智”。

按照“基地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理念，南召县采取“园区引领、龙头带动、科技创新、政策激励”等措施，扶持建设玉兰生态园、国际花木城、锦宇园林、紫金园林、德仓园林等十大花木精品示范园区，辐射带动群众融入玉兰苗木种植、管理、销售产业链条，依靠苗木产业示范基地实现增收致富。

浙江海盐：

电气化升级效果好

本报记者 许红洲

土灶改电灶，清洁能源干净又方便，不冒烟还留住了乡愁；“移动储能站”帮助茶农20分钟修剪完一垄茶树的树枝；“全电民宿”带火乡村旅游……浙江海盐推行的农村再电气化改造，提升了乡村生活幸福感，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生动样本。

“再电气化”就是对传统电气化进行全面升级，充分利用现代能源、材料和信息技术，大规模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最终实现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高度电气化的过程。

近年来，海盐县通过推动农村再电气化改造，实现了“多方筹资、村委会统一处置、生物质厂家上门回收、供电部门改造安装、老百姓直接使用”五方受益的良性循环，节约了能源、方便了群众、保护了生态环境。

“以前土灶烧饭冒的烟呛得很，现在换上了电灶，干净又方便！”看着如今整洁的农家小院，通元镇雪水港村民许卫东高兴地说。

在海盐乡村，随着再电气化改造的深入推广，秸秆、枯树枝作燃料的土柴灶逐步消失，“电灶”走进千万农户家中。

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电力“先行官”，国网海盐县供电公司积极与当地对接，通过土灶改电灶的技术手段，让灶台不冒烟还能留住乡愁。许卫东家的电灶头，没有改变江南土灶的原貌，而是设法在土灶底部安装了电磁灶，这样，就连具有嘉兴特色的“灶头画”都保留了下来。

许卫东的母亲周六宝为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烧一顿饭大约需要6斤柴，使用电灶只需电费0.4元，而6斤柴卖给生物制品厂可得1.2元，净赚0.8元。按每日2顿饭来计算，改用电灶一年可以赚584元。如今，通元镇雪水港作为“全电村”试点，500余农户都用上了电灶头，每年可为村民节约费用约30万元，这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除了“柴改电”，海盐县还在其他方面不断推进再电气化。

茶叶是通元镇丰义村的特色种植产业，每年茶季过后，茶农们就需要给茶树修枝。以前，茶农们用柴油发电机作为动力。柴油发电机笨重，噪声大、黑烟滚滚，且日常维护麻烦，操作还需专业指导。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网海盐县供电公司研发出了“移动储能站”。这是一款便捷式储能发电机，相对于汽油或柴油发电机，它好比是一个大型的充电宝，无噪声、无污染、携带方便。“不需要专业人员操作，随叫随到，随插随用。”茶农张永林说，一把电剪刀、一座“移动储能站”，不到20分钟，一垄茶树的树枝就能修剪完成。

除了用于茶叶生产，“移动储能站”在农户房屋维修、水产养殖、电气大棚等方面也能大显身手。水产养殖户马陈飞就深有体会：“原先使用柴油发电机成本约为2元/千瓦时，同样容量的‘移动储能站’使用价格是0.7元/千瓦时。”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海盐县加快发展乡村旅游，通过实施再电气化改造，打造出一批“全电民宿”，成为乡村旅游新亮点。

“欢庭·丰义别院”是通元镇丰义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老房子。2019年，丰义村按照“一房一院一地”理念，欲将其打造成民宿。但项目启动之初就碰到了难题，老房子年久失修，原有线路老化，存在不少用电安全隐患。

国网海盐县供电公司对这15幢民宿的进户线进行了更换，还升级了更安全的电力配套设施。应用清洁安全、便捷智能化电器设备的“全电民宿”带火了丰义村乡村旅游。丰义村民宿负责人袁巍凯说，民宿、农家乐、农业采摘……乡村旅游在通元镇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为村民的美好幸福生活锦上添花。

国网海盐县供电公司研发的“移动储能站”帮助村民用上了清洁安全电。 汪 阳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